

A full-page photograph of a wo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smiling and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She is wearing a sleeveless, knee-length dress with vertical stripes in blue, red, and white. She is holding a large, light-colored shopping bag in her right hand.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mottled blue-grey.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red octagonal graphic.

小天鹅

(香港) 岑凯伦

台声出版社

小

天

鹅

(香港) 岑凯伦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责任编辑：鄢维新

封面设计：欧新潮

内容提要

大学生施孟丹，在生活中象一只骄傲的小天鹅。

李察对施孟丹有爱恋之心，她却不以为然，她假爱罗拔，却有意无意地利用他使李察产生妒忌。

李察在一次考试中比施孟丹多考五分，施孟丹生气了，她故意当着李察的面和罗拔约会，看电影，亲亲热热，但她自信李察仍深深地爱着她。

李察和罗拔为了争夺施孟丹大打出手，她在中间大骂李察不该打破罗拔的头，又痛斥罗拔不该踢断李察的腿……

正当她懊悔时，忽然发现李察有了新的女朋友，这次轮到了她吃醋了……

……历经磨难，两人分手时才发现他们之间是一场误会，这时，李察即将飞赴澳大利亚，李察在分别时千万叮咛嘱咐施孟丹一定等着他。

毕业后，她到一家公司当上了经理秘书，伴随成功喜悦而来的是同事和经理的殷勤爱意，正在百难之际，澳大利亚传来了“噩耗”……

施孟丹——这只骄傲的小天鹅究竟会投向那一个爱巢，读者掩卷便知。

小 天 鹅

(香港)岑凯伦 著

台声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9印张 204千字 1989年10月第一版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7-80062-054-9/I·156

定价：3.65元

“今天晚上不要打电话来了，李察。”走在校园里，她吩咐他。

“为什么？”他问。

“晚上我出去。”

“明天测验还出去？不温功课？”

“爸和妈介绍一个朋友给我。”

李察问：“什么朋友？男或女？”

“男孩子。”

李察停下步来了，他一双眼睛盯着她看，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耳朵似的。

“孟丹，你说什么？”

她瞥向前方，避开他的视线。

“妈和爸说：要介绍一个男朋友给我。”孟丹再次说。

李察急起来了，他的手紧紧抓住他的书本。

“你怎么可以……”他嚷，嚷了一半，止住声音。

“你嚷什么？”她埋怨。“我是说老实话，这才告诉你。”

“你……”

“你说过，”她说：“你要我永远不向你说谎话，你说

我们彼此之间，不能有秘密。”

“对的！”

“这我才告诉你的。”她打量他，“你生气吗？”

“你怎能另外去结交男朋友……”他直率地说，“我是你的男朋友！”

“我知道，”孟丹笑起来，“那个男孩子，是妈和爸要我认识的，我又没说要找他做男朋友。”

“但……”

“爸说要我见见他，难道我不答应？”她说：“太没道理了。”

“他是什么人？”

“叫罗拔。”

他眉头深深一皱。

“俗得要命的名字。”他说。

“李察，”她无奈地说：“你的名字也俗得要命啊！”

他闭上唇。

“做什么的？”

“刚做完学生。”

“毕业了？”

“嗯。”她点头：“是从加尼福利亚回来的。”

“噢？在外国回来。”他作了一个轻蔑状，“还是从美国回来的啦！”

“怎么？”她问：“你瞧不起？”

“大概满口洋文吧？”李察酸溜溜地说：“大概只会用刀叉吃晚餐吧！”

她笑起来了。

“你对他有成见，”她说：“见也没见过他，就认定他有缺点。”

“我可以想象这种人。”

“算了，算了。”她柔和地说，“李察，他是罗伯伯的儿子。”

“谁是罗伯伯？”

“爸好朋友，以前同学。”孟丹告诉他：“他儿子回来，我当然要去。”

“为什么当然要去？”

“罗伯伯疼我。”

李察耸耸肩。

“哎！”她惊讶地嚷：“我何必要跟你说这一大套，不必向你解释，我今晚出去，你不必打电话来，明白吗？”

李察没有说话。

他与她继续前走，走出学校校园。

“见过他什么样子的吗？”他问。

“没有。”

“不知英俊不英俊？”他喃喃地说。

她很想笑，现在看起来，李察真的象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那样。

“李察，”她很慎重地说：“听我说，嗯，我不会喜欢他的！”

“你还未见到他，怎么知道不喜欢？”他立即反问。

无奈地，她摊摊手。

“人人都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她说：“学校内所有的人都知道。”

“唔。”他把手插在袋里，“嗯”了一声。

接着，他又仿佛在沉思一些什么。

“有什么反对的？”她提出意见。

“我要问你一句话。”

“……”

“我有权利阻止你去见那个男孩子吗？”忽然，他问得有点异想天开。

“不——”她答：“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去见他，我已经答应了妈去的。”

“好吧！”他点点头。

走到路边，他们一起走到“巴士”站去等车。

“明天学校见。”她跟他说。

“不要我送你回去？”

“明天测验，”她吩咐着：“早回去温习，何必送了我回家，又搭另一班车回去？”

“巴士”远远驶来。

“我上车了！”她嚷。

他点点头，立在路边，孟丹向前一挤，用尽力气挤到门边。

她跨上车，在车里向李察挥挥手。

李察立在路边，望着车子远去。

她远远望见他立在路边的身形，他是一个强壮的，有活力的男学生。

还是一个超卓的运动员。

她如此爱他，不过，他不知道。

“傻瓜，”她想：“我怎么可能爱上别人呢？他早在我心上占了位置。”

她相信李察也爱她，对于她，爱情就是一件如此简易、

美满的事情……

她的爱情，她知道，绝不会有任意的变化。

*

*

*

罗伯伯和罗伯母的汽车来接孟丹他们出去，罗伯伯的车子是有司机驾驶的，他们车子后又有一架白色的新车子。

罗伯伯和罗伯母下车敷衍了一下，叫孟丹父亲和母亲坐上他们的车子去。

那架白色新车子原来是罗拔的。

“孟丹，”罗伯伯微笑说：“这就是罗拔了，坐到他的车子里去吧！”

她含笑点头，走进罗拔的车子。

罗拔的车子还是全新的，坐进去，里面的座椅有一阵阵皮革的香味。

罗拔穿了一身白帆布的西装，十分新的款式。

这身衣服大概是想配他汽车颜色。

车子开了。

罗伯伯他们的车子驶在前面，孟丹可看见父母正在车内跟他们滔滔不绝。

罗拔开车子跟在他们的车子后。

司机将前面的车子驶得十分慢，罗拔不得不把他的车子驶得十分慢。

“这儿马路不熟，”他歉意地回头向孟丹笑笑，“只好跟着他们。”

他笑的时候，露出了很整齐和美观的牙齿。

她喜欢男孩子有很好的牙齿。

“你不认识马路，”她奇怪地问：“哪又怎么能开车

子？”

“我有国际驾驶执照。”

“车子是你爸新买给你的？”

“是的！”他点头，“不太满意，不过，算了。”

她觉得这车子很好，不过她不懂车子这门，许多女孩子对这些一窍不通。

“你会开车吗？”他问。

“没有学，”她回答：“我住在学校内。”

“在美国，念书的学生都有驾驶执照，都开车。”

“这儿不是美国，”她立即回答：“在这儿，我们只坐巴士上学放学。”

“我已毕业了。”

“在美国念什么学校？”

“UCLA。”

“噢，那是大学。”她惊讶地说。

“是啊！”他点头。

“你回来打算帮你父亲工作？”

“我打算自己工作，”他说：“但是爸和妈叫我回来是想替他们工作。”

“你应该替父亲工作。”

“不！我不应该替父亲工作。”他回答：“我有我自己的兴趣，我要做的，跟我父亲要我做的可能完全不同！”

她打量他。

一张略嫌瘦削的脸，不过，他这个人倒似乎是有点主张的，不像一般庸俗的富家子一般。

车子停下来。

跳出车子，是一家夜总会。

走进夜总会，罗伯伯笑着说：“这地方不是我们应该来的，不过罗拔喜欢这样的地方，年纪轻的，应该享乐享乐。”

坐下之后，他们安排孟丹坐在罗拔的身边。

大人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只有她与他坐在一起的时候，起初场面有点尴尬，后来音乐起了，罗拔伸手向她邀舞。

“跳舞，跳舞啊！”罗伯母叫：“跳给我们看。”

于是，她只好立起来。在舞池中扭动，她发现她的舞艺怎样也比不上他。

不知道他的舞艺从什么地方学来的，他的一动一扭完全充满灵活的美感。

他们边跳，罗伯伯与太太在一面欣赏，他们都咧着嘴，显得快乐而兴奋。

她忽然有一种感觉，她觉得爸与妈跟罗伯伯夫妇，故意要拉拢他们似的。

这是不可能的，她想。

她与李察在一起，是不可能有人能分开他们的。

但是，她也不反对爸与妈有这样的念头，他们是老的一辈。

有时候，他们的思想是很可笑的。

“我可以约你出去吗？”在舞池中，他边跳边问。

“约我出去？”她问：“譬如……”

“譬如——”他接着说：“两个人高高兴兴跳舞，没有其他人注视着。”

“嗯。”她笑了。

“能吗？”

“——看情形。”

“好！”他很爽直地说，“我试试约你，打电话给你，

看情形怎样。”

她笑笑，没有说什么。

她知道，当他约她的时候她是绝对不会赴约的——不！绝不会单独赴约。

她是属于李察的，她不介意到这儿来跟他见面，但是，跟他单独约会出去，她是不会答应的。

热烈的音乐完毕，舞池灯色一转。

由鲜红的色彩，变成黯蓝了。

音乐由剧烈变成缓慢，并且，是如此地抒情。

他伸出手，把他的手挽在她的腰背上，他向她接近了。

她倒退一步。

“不——”她低叫。

“怎么？”

“不要跳慢的舞。”她立即跟他说：“我们回座去吧。”

“为什么？”他问：“慢的舞蹈不好吗？”

“不要。”

她回座去。

她的父母大吃甜品了，罗拔回座，罗伯伯问：“为什么不跳了？”

“孟丹不喜欢跳慢的。”罗拔回答。

罗伯伯笑了。罗伯伯一直疼爱孟丹，现在，当他的儿子回来之后，他一望孟丹，就笑得眯上眼。

“来，来！”他伸手疼爱地跟孟丹说：“吃甜品！吃甜品！”

转过头，孟丹忽然看见罗拔注视着她，牢牢地。

*

*

*

这一顿饭，吃了好久。

两家的父母说着说着，好象永远没完似的。

结果是孟丹开口，告诉他们明天必须测验，就这样，宴会才散。

又坐进罗拔的车子，罗拔这时候变得健谈起来了。

“为什么你的名字叫做施孟丹？”他边开车边问。

“为什么你叫罗拔？”她反问。

“罗拔是英文名字。”他耸耸肩，“反正我姓罗，中英文都能用。”

“我叫孟丹，就叫孟丹，”她回答：“你要问原因，去问妈和爸。”

“好像法文名字。”

“不！完全是中文。”

“告诉我，”他又问：“为什么你不喜欢跳慢舞？”

她笑起来了，“真奇怪，难道这一件事情！你必须查根问底吗？”

“我就不明白——”蓦地他问：“对了，不想男孩子把手搭在你背上？”

“也许吧！”

“头脑古老？还是有其他原因？”

“不是头脑古老。”

“有其他原因。”他说。

于是她点点头。

孟丹感到这个人直率，所以，她不打算瞒他什么。

“心有所属？”他用四个字问她。

“对！”她用四个字回答：“心有所属。”

“哦！”他十分诧异地问：“你的心属于谁？”

“一个同学。”她说：“一个与我一起念书的同学。”

“叫什么名字？”

“李察。”

他边驾驶边问：“你妈知道？”

“我妈知道他是我的男朋友，”她坦率地说，“其他的，不知道。”

“你指——你妈不知道你爱他？”

“我没有说我爱他。”

“嗯，”他耸肩，“很聪明。”

不久，车子到了门口。

爸和妈在前面下了车，罗拔的车子停在他们车子的后面。

“今天第一次见到你，”他说：“是我的荣幸。”

“也是我的荣幸。”她也客套地说。

“但是，”他压低声音：“我不太欣赏，我不大欣赏跟他们出去。”

他边说边用眼睛瞥长辈们一眼。

“再见！”她推开车门，“我……要回家去温习功课了。”

“等一等！”他叫住她。

“什么？”

“我要告诉你，”他神色变得很认真，说：“你是个很美丽的女孩子。”

她把车门打开，回过头来。

“这样说，”她说：“你不觉得自己太庸俗了一点吗？”

他咧嘴笑了，他很整齐的牙齿又呈现出来。

“有时，人变得庸俗一点比较好。”他告诉她。

“再见！”

“我能再约你？”他显得很紧张。——“试试看。”她再次说。

她跳跃着奔到前面车子去，俯低头从车窗外向罗伯伯罗伯母说“再见！”

罗拔坐在车内，不断地望住她。

孟丹跟着母亲进屋，不再看车子内的罗拔一眼。

进了屋母亲才把外套脱下，就说：“罗拔长得这样高，真想不到。”

父亲舒口气说：“长得很英俊，毕业时成绩十分的优异哩！”

孟丹不说什么，看看钟。

也不太晚，她走到电话边去。

“孟丹！”母亲问：“你说说看，你看罗拔，觉得他怎样？”

她正拿起电话，点了点头。

“好！”她说。

说着，她拨了电话。

“你去什么地方？”母亲又问。

“什么都好。”她拨好了电话，把听筒放在耳朵边。

“这么晚了，”父亲开始嚷：“你还打电话给什么人啊？”

“同学。”

“——李察？”母亲睁大眼，“你发疯了！要把人家的家人吵醒吗？”

“不！”孟丹很确实地说：“他还没有睡觉哩！我知道，他在温功课，明天测验！”

“别不听话！”母亲叫嚷：“快一点，把电话放下！”
就在这时，“格”的一响，对方有人接听电话了。

“喂？”孟丹叫：“李察！”

母亲叹了口气，摇摇头。

“你回来了？”李察在对方问。

“才进门口。”

“怎么样？”他一点不放松地问。

“什么怎么样？”

“那个男孩子！”

“罗拔？”孟丹笑了笑，望望母亲，“不错啊！又高又大，爸说他毕业考试时，成绩优异。”

父亲看向母亲，互视一眼，无奈地向女儿摇摇头。

“听起来你很喜欢他。”他说。

“嗯？”她用一种承认，又不承认的语调回答。

“真糟！”

“怎么？”

“我整晚祈祷，希望你见到那个男孩子之后，发现并不喜欢他。”他说：“看来，我的祈祷是白费了！”

“他这个人并不讨厌啊！”她老实地说：“那么，我怎能讨厌他，我还跟他跳舞哩！”

“你是故意令我妒忌吧？”他问。

“不……”

“你让他抱着你！”

“没有，没有跳慢的。”她声明。

孟丹父母互视一眼，摇摇头走开。

现在，只留下她与他。她压低声音，十分柔和地问他：

“你在做什么？”

“温课。”

“我现在才坐下，”她说：“我现在才能开始温课哩！”

“快专心温书，”他说：“不准再想那个叫罗拔的！不准三心二意！”

孟丹咬咬唇角，不置信地问：“李察，你不相信我真的会喜欢他吧？”

他默然一会。

“喂！”她心急地。

“不！”他终于回答。

“你很自信。”

“对！”他对她说：“我很自信。假如，我不自信的话，我是不会让你去认识那家伙的。”

“喂！你别这样粗鲁！”她提醒他，“他是我父母好朋友的儿子！怎么称他家伙？”

“他还约我再出去。”

“不！”骤地，他大声嚷。

“你有什么权管我？”她促狭地说。

“现在跟我讲权利了？”

她咕咕笑起来。

“好好温书吧！”她说：“我跟你比，看谁的测验成绩高！”

“好！”他在话筒低声说：“明天在学校见！”

“明天见！”她甜蜜地一笑，把电话挂上了。

走到睡房，原来母亲在替她整理好床上的被褥，好让她上床。

“我还要温书哩——”她向妈说。

“今天，本来不应该叫你出去，”母亲说：“不过，罗伯伯叫了好几次了，要你见见罗拔，所以，不好意思再推。你只好熬一会夜了。”

“不要紧。”

“孟丹，”母亲想了想，她跟着说：“罗伯伯，罗伯伯非常疼你的。”

“哦！”

“他们这样心急要你跟罗拔见面，”母亲说：“他们的意思，你猜到？”

她怔了怔。

“我想——”她缓缓地说：“您应该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母亲点点头。

“罗伯伯早就跟我说——他说你跟罗拔是很好的一对。”

“哎！怎么这时代讲这个话！”孟丹尖叫起来！“妈！您不是这种古老头脑的人啊！”

“我觉得罗拔这孩子很好。”

“您不是要我嫁吧？”

“当然不！”母亲摇头，“孟丹，你还在念书，说这些太早，不过，罗伯伯这样意思，叫你去跟罗拔见见面。”

“妈，我已有男朋友了。”

“你指李察？”

“对了。”

“他是你同学啊！”母亲说：“这怎么同？”

“他是我同学，又是我男朋友，”孟丹取起书本，打开了，坐到床上去，“我不需要另一个男朋友！”